

无名英雄

WU MING YINGXIONG



杜 宣 著
上海文化出版社

1235 11

光榮屬於將自己無保
留的交付給無產階級
革命，甘心于默默無聞
的無名英雄們！

一九四八年冬。

天空刮着風雪。

上海。

外灘。

江海关鐘樓，時針指着正五點，悠揚的鐘聲響着。

象城堡一樣的大樓——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的銀行，帝國主義的大商業托辣斯——象列隊一樣的對着黃浦江。

大樓里閃爍着輝煌的燈火。

外灘鳥瞰：各色各樣的光怪陸離的霓虹燈和電燈廣告，最突出的是美國汽車、可口可樂、美國電影、酒吧間、跳舞場的廣告。

馬路上車涌如鯽，人行如蟻。

大樓里吐出來的都是衣冠楚楚的白種人和“高等華人”。在大樓下蜷伏着的是一些衣不蔽體、飢寒交迫瀕于死亡綫上的人們。

路邊，一個女人披着麻衣，抱着瘦骨嶙峋的嬰兒跪在雨雪泥濘的人行道上。嬰兒身上插着標籤：

“男孩出賣”

一邊，一個白髮老人在跪着行乞。

一幢大樓的門口，有秩序的排列着許多商号的牌子。有一塊上寫着：四樓四一〇——四一二室，太平貿易公司。

太平貿易公司（一家典型的進出口行）。

几个職員在打字。

有一兩張寫字台旁，坐着几个西藥經紀人，他們在談生意。經理室門外面擺了几張沙發，有兩個客人坐在那里。

黎明从營業室走進經理室，她手上拿了兩封電報，一封信。

太平貿易公司經理林唯實，坐在寫字台邊。

黎明：“這是美國露華濃公司的電報，說他們有最好的香精，問我們要不要。”

林唯實：“回復他們說不要了，因為他們的信用不好。”

黎明：“這是瑞士三打洋行肥田粉的報價。”

林唯實拿來看了一下：“還有什麼？”

黎明：“銀行通知單。另外，美丰人壽保險公司的王先生，勤業行的馬經理在外面等了半天啦。”

林唯實：“請馬經理。告訴王先生，改天再來吧。”

經理室里面。

林唯實和馬經理坐在沙發上談話。

林唯實：“馬經理，上次承照顧，您訂的三千打盤尼西林，明天就到貨了。款子，請今天下午付到銀行去。”

馬經理：“是的，剛剛接到你們的電話，我就為這事趕來的，這兩天頭寸實在緊，周轉不過來，請你幫我三天忙，只要三天……。”

馬經理說着，從口袋里掏出一張支票遞給林唯實。

馬經理：“我這裡已經簽好了一張貼現支票，回頭我再請客，林經理，請你務必幫我一下忙。”

林唯實把支票接了過來，看了一下，對正在那裡記帳的黎明叫了一聲。黎明應聲過來，林把支票交給了她。

林唯實然後對馬說：“好吧，馬經理，咱是老朋友了，就這麼辦吧，以後你有什么好處也別忘了我啊！”

馬經理：“那一定忘不了。”

林唯實：“聽說你在軍艦上的生意做得很大。”

馬經理：“你的消息真靈通！”

林唯實：“長虹號上的几水貨，賺頭不少吧。”

馬經理：“苦得很，那些當軍官的比我們做生意的人還狠，這一水我把所有的頭寸都吃進了。”

林唯實：“那末下一水，幫我搭一分怎麼樣？”

馬經理：“恐怕這是最后一水哪！”

林唯實故意的：“哎呀，老馬，怪不得你這麼胖，什么东西都要獨吞，老朋友都不肯照顧一下。”

馬經理：“林經理，你不知道，我同你說實話，你千万不要對別人說，這是軍事秘密，時局不對啦，長虹號恐怕要調去打仗哪。”

林唯實：“老馬，不要賣關子啦，軍艦嘛，調去打仗算什么秘密，它不打仗，跑香港運貨，那才是秘密呢。你說對嗎？哈哈……。”

馬經理：“你真厲害，說不過你。我還有事，再會……”

林唯實送馬經理出來。

在外面的營業室內，因為已到了下班的時間，有人在替打字機套上套子，有的在收拾桌上的文件，有的在穿大衣……。

電車軌道。

南京路外灘，雪花飄到地上，立刻化為泥濘。

電車內擠滿了人，有的還掛在門外。

汽車，一部緊接着一部，象是推銷美國汽車的展覽會一樣，大大小小，各種牌子的都有，南京路上就給這些車子擁擠阻塞着，車開得似乎比人行還慢。一輛插着美國旗的軍用車，從車群中搶先開過，幾乎撞到前面的車子。

公共汽車站，排隊候車的人象條長龍。

一輛公共汽車到站了。很多人下車。

那輛美國軍用車開過來了，上下公共汽車的人紛紛逃開。

一個老太太牽了一個小學生，來不及走避，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，在排隊候車的人叢中突然跳出一個中年人——他就是林唯實，立刻把他們拉开，正在這時，一輛“飛行堡壘”呼哨而過，幾乎又把林唯實撞倒了。

林唯實寓所起坐間。

室內安靜得一點聲音都沒有。在一盞大台燈下，林唯實的妻子柳初明在織毛綫，他們的孩子小明和小實在那里看畫報。

一輛警備車經過窗外，發出淒厲的叫聲，柳初明警惕的諦聽着。小明、小實看了柳初明一眼。柳初明看了下手表，走到窗前，把窗簾的中間故意留了一條縫，向外默默的眺望了一會，柳初明坐回原來的座位。

小實：“媽，特務又在抓人。”

柳初明：“小孩子不許說這種話，看書吧！”

小明：“怎麼爸爸還不回來？”

柳初明：“你們先吃飯吧！”

小明、小实：“不，我要等爸爸回來。”

林唯实坐在公共汽車中，挤得象沙丁魚一样，汽車开得很慢。

林唯实走在人行道上匆匆的走着。

高大的公寓。林唯实脚步慢了起來。对着二楼他家的窗口，熟練的看了一眼，看到窗帘放下了，只是中間留了一条縫，从縫中透出室內的灯光，林唯实的脚步快了起來。林唯实走進公寓大門，公寓的看門人龍福坐在一把破藤椅里，看到林唯实走進來，急忙站起來招呼。

龍福：“林先生，今兒回得晚？”

林唯实：“啊！老龍。”林唯实並沒有回答他的問題，就匆匆的走上樓梯。

林唯实取鑰匙開門進去。柳初明看到林唯实回來了，馬上迎上去。

柳初明：“你回來啦，你这个人真是，这么晚回來，也不打个電話說一声。”林唯实脫大衣。

林唯实：“孩子們呢？”

柳初明：“他們早睡啦。”說着她就走到窗口，把窗帘完全拉了起來。

林唯实：“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。”

柳初明：“什麼好消息？”

林唯实：“‘家里’來了一個人，帶來了一個重要的指示，要我們今後工作中心，放在策動海軍起義上面。”

柳初明：“問題真提得及時呀！”

林唯实：“东北的战争眼看就要胜利的结束了，四野一闯关，天津马上就要解放，眼看下来就是渡江的问题。”

柳初明：“蒋介石的陆军兵力已经完全解决了，渡江之战，也就是解决他的海军的时候啦。”

林唯实：“孙子兵法上说攻心为上，策动海军起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柳初明：“那我们从哪里下手呢？”

林唯实：“这是一个难题呀！花店去过吗？”

柳初明：“我就去吧！”

一家小花店。

一个慈祥的老太太在那儿修剪花枝。

李不平走进花店。

老太太迎上去招呼：“您好，照顾点什么？”

李不平：“请你给我一个紫色的水仙头吧。”

老太太拿起一个大的水仙头递给李不平：“这个怎样？”

李不平笑了笑：“行！”

李不平付完钞票走了。

老太太把钞票打开，里面夹了一个极小的白纸包。老太太把白纸包小心的放进口袋里。

柳初明走进小花店。一个警察的影子在玻璃橱窗上面。

老太太迎上去：“您好，照顾点什么？”

柳初明：“给我一枝腊梅吧。”

老太太拿了一枝腊梅：“这枝怎样？”

柳初明：“就这枝吧。”

老太太：“一百五十万。”

柳初明付款，柳准备走。

老太太：“还要找錢給您。”

警察的影子从橱窗上消逝了。

柳初明笑了笑，老太太交鈔票給柳初明，她打开鈔票，剛剛那个小白紙包夾在里面。老太太輕輕对柳初明說：“陈志航有要紧事情，要和你們見面。”柳初明点了点头。

柳初明走到公寓的底下，抬头看到二楼她家的窗口，窗帘縫中的一道灯光正射到她的臉上，她加紧脚步。

她正走过門房間，里面跳出一个小姑娘，叫声“林太太”，把柳初明攔住。柳初明一來心中有事，二來她思想中沒有准备，倒給这末一來駭了一跳，她一看原來是龍福的女兒小鳳。

柳初明：“小鳳，怎么今兒回家啦？”

小鳳：“今晚王公館要开跳舞会，王太太去做头髮去了，所以我抽空回來看。”

龍福：“林太太，謝謝你們，給鳳兒介紹了这分事兒。”

柳初明：“这不算什么，机会罢了。小鳳，陈參謀好嗎？”

小鳳：“好，他真照顧我。”

柳初明：“那就多听陈參謀的話吧。”

小鳳：“嗯，小明、小实好吧？我真想他們。”

柳初明：“睡啦，还是那末皮。”

小鳳：“我帶了点东西送給他們。”

小鳳把一把宝劍和一个人形給柳初明。

柳初明收下：“謝謝你，我就帶回去，再見。”

龍福、小鳳：“再見。”

柳初明走進房門，林唯实迎上去。

柳初明把那个小白紙包給林唯实：“喏，給你，另外小陈說

有要緊事情要和你碰頭。”

林唯實把紙包打開，看紙上面寫的小字，林反復看完後給柳初明，她看後就用一根火柴把那張紙燒了。

柳初明：“抓得真緊呀，電報上要我們設法拿到敵人的長江布防計劃。”

林唯實在室內來回的走着。

他把收音機開了一下，又关了。

他站定在收音機旁邊，柳初明走近他。

林唯實：“今天馬經理來談出貨的時候，我无意中得到了一个重要消息。”

柳初明：“什麼消息？”

林唯實：“他說長虹號就要調去作戰啦！”

柳初明：“策劃海軍起義的工作，看樣子要加快才行。”

林唯實拍着柳初明的肩膀：“是的，因此我們必須設法先把這個江防計劃拿到手，然後才好對症下藥。”

柳初明：“對啊，小陳不是要找我們，正是時候。”

林唯實：“是的，回頭我就去。”

林唯實又在室內來回走着，考慮着問題。

柳初明看了他一眼：“我今天在馬路上碰到小王，他一看見我這種打扮，就側過頭去，臉上帶着一種不屑一看的神氣。現在，有不少人在背後說我們變質了，說你發了國難財，我變成了闊太太。……聽到這種難于忍受的流言，我有時候真有些受不了。”

林唯實：“將來歷史會同我們說清楚這些問題的。”

柳初明：“但是現在，我說的是現在，這種難堪的寂寞，難于忍受的冷淡。”

林唯實：“目前，有的人不知道我們在做什么，可是我們

是为党工作，我們的劳动直接关系到解放战争的勝利，因此，我們不应该有寂寞之感，我們应该以此自豪。”

他的明亮的眼睛閃爍着豪迈的光輝。他們一起看着窗外遙遠的前方。

正在这时，外面傳來一輛警备車的声音，接着傳來刹車的声音，柳初明走到窗前，掀起窗簾一角，从窗口看下去：几个拿着槍的特务跳了下來，把兩边路口堵住。

林唯实：“我們家里还有文件沒有？”

柳初明：“沒有！”

柳初明把剛剛燒了电报的烟灰，拿去倒在馬桶里抽掉了。

林唯实从窗簾的空隙中看下去。

几个特务架着一个青年，推上警备車。

一个中年妇人在后面号叫着，被特务一掌推倒。

汽車开走了，四周走出來一些人，有几个人扶起中年妇人，妇人号哭，大家憤恨的望着汽車后影。

在一盞大台灯下。柳初明、林唯实坐在一起。

柳初明：“剛剛一輛‘飛行堡壘’开过我們的門口，小明、小实跑到窗口恨恨的看了一眼，小明回过头來对我說：‘媽媽，特务又在抓人。’兩個小眼睛瞪得那么大小。”

林唯实：“这么小，就懂得是非，知道仇恨。”

柳初明：“但是，他們太小了，不应该懂这些。”

林唯实：“以后当他們在的时候，說話要小心一点。”

林唯实从口袋里摸出一份晚报，上面有“長虹号今晚入港”的标题，林唯实指給柳初明看，他們兩人的目光集中在这条标题上，若有所思。

二

風雪漫天。

波濤萬頃。

風雪迷漫的祖國東海岸。

一艘兵艦，在驚濤駭浪中行駛着。

兵艦蓋上了一層厚厚的白雪，一個巨浪打上了甲板，把上面一部分積雪衝到海里去了。

從兵艦望出去：吳淞口稀疏的燈火，炮台前的防風堤象一條巨蟒一樣伸在黃浦江中，防風堤盡頭的燈塔，發出閃爍的燈光。

吳淞口的了望台，向兵艦發出入港指示的信號。

兵艦繼續前進，煙囪噴出一陣濃煙。

長虹號士兵住艙，一盞昏暗的電燈高高的嵌在天花板上。劣等煙草使室內籠罩了一層混濁的霧氣。有的在打撲克，有的躺在的床上吸煙；鄭及元在拉二胡，調子低沉而淒涼。

張得標走進來把帽子往桌上一丟，就身往床上一倒。

張得標：“鄭及元，人家都煩死了，你還拉些什麼呀？”

鄭及元：“又不能上岸，不拉拉胡琴干啥？”

張得標：“那你就拉一個叫人聽得高興的曲子，解解悶。”

鄭及元：“一來不關餉，二來不許上岸，再好聽的曲子拉起來也是不帶勁兒的。”

張得標：“他媽的，回頭船一靠浮筒，當官兒的就坐了汽艇上岸了，倒把我們關在這兒不許動。”

本來睡在床上的吳長松這時也走了過來。

吳長松：“就是要我上岸，我也不去，口袋裏沒有一個大，

上去干啥？”

張得標：“情形越來越不對啦……”

吳長松、鄭及元都湊過去。

張得標從床上坐起來，小聲的對他們兩人說：“沈陽已經解放啦！”

吳長松：“你這消息哪來的？”

張得標：“昨晚收完電報之後，我從無線電上聽來的。”

吳長松：“那我們就干脆準備當俘虜吧。”

張得標：“當俘虜？那倒算是走運啦，說不定這麼一來（在吳長松的胸口，用手比了一下）請你吃顆定心丸，那就倒霉啦。”

吳長松：“他媽的，不談啦，來打副‘羅宋’吧！”

鄭及元還在拉着一個淒涼的小調。

張得標：“鄭及元，哭腔哭調的，別拉啦，來吧。”

吳長松、張得標、鄭及元三個人在那裡賭紙牌。

王懷忠走進來，衣帽上都是雪花。

吳長松：“王軍士長，下班了？”

王懷忠把帽子大衣上的雪花抖了抖，嗯了一聲，接着看了他們一眼，發現他們在賭紙牌。

王懷忠：“要賭，明兒到我家里去賭吧，在這兒賭不好。”

大家听了王懷忠的話之後，正在準備把牌收起來，副長崔玉田走了進來，大家起立。

崔玉田：“你們在干什么？”

王懷忠：“大家在抽烏龜。”

崔玉田走近吳長松，看他手上拿了鈔票。

崔玉田：“你手上是什麼？”

吳長松：“……………”

崔玉田走过去打了吳長松一巴掌，張得標正繃着臉要說什麼，給王懷忠制止了。

吳艦長這時正從門口走過，他望了一眼走開了。

王懷忠：“是他剛剛向我借錢，我給他的，他們沒有賭錢。”

崔玉田一聲不響，看了大家一眼。

王懷忠对大家：“還不睡覺去！”

崔玉田走出艙門。

吳長松：“他媽的，老子总有一天要……”

正說到這兒，傅亮從外面走進來：“要什麼？”

王懷忠岔開大家，對傅亮：“老傅，出去這麼久，幹些什麼？”

傅亮：“在底艙里面點貨。”

鄭及元：“他媽的，這那是軍艦，簡直是貨船。”

張得標：“要不然他們花天酒地，哪來的錢？”

傅亮：“剛剛我在底艙的時候，聽他們說這恐怕是最后一水啦！情形有些不對，說不定我們要開上火綫。”

張得標：“他媽的！抗戰八年，我的腦袋還在頭上，現在要我去送命，我不幹。”

王懷忠：“老傅，你看會是真的嗎？”

傅亮：“差不離。”

鄭及元：“那怎麼辦？”

吳長松：“我吳長松，人是一個，命是一條，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，到了火綫，他媽的，我第一個就把崔玉田干掉。”

傅亮：“現在光嚷嚷也沒有用，着急也沒有用，先把情形搞清楚。反正有事我們大家商量，三個臭皮匠，湊個諸葛亮，有什麼好怕的。”

江边碼頭，有几个喝得爛醉如泥的美國水兵，东倒西歪的在那里唱着下流的美國歌曲。

陈志航下吉普車，走進碼頭。

長虹号軍艦，梯口。水兵某挂着冲锋槍吊兒郎当的站在那里。吳艦長走到梯口，水兵敬礼。

吳艦長的小汽艇靠碼頭，陈志航迎上去。

陈志航：“辛苦啦，吳艦長！”

吳艦長：“司令真是太客气啦，还要你來接我。”

吳艦長、陈志航走出碼頭，他們上吉普車，陈志航操着方向盤，吳艦長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。

吉普車在上海的商業中心飛馳而过。

吳艦長：“陈參謀，近來行情怎样？”

陈志航：“不大好，这几天司令很不愉快。”

吳艦長：“什么事？”

陈志航：“听说要我們艦隊到長江去布防。”

吳艦長沒有再說什麼，他沉默地看着窗外，一口接一口地吸着他的烟斗。

一座花園洋房。

圍牆外，一个女人帶了兩個孩子，披着麻衣，蜷伏在牆角下。

園內，一片白皚皚的積雪。

大廳內，正开着舞会，貴婦們穿着蟬翼輕紗，搖着羽毛扇，喝着冰淇淋、苏打水。

汽車在洋樓的走廊下停住。陈志航開車門，吳艦長下汽車。

在正廳門口，王司令夫妇和吳艦長握手。

大客廳中，暗紅色的燈光下，舞影翩翩。

小鳳推着一輛放滿了各种各样酒的車子，走進大客廳。陈志航迎向前去。

陈志航：“司令和吳艦長在小客廳里，快点送去。”

小鳳：“这就去，陈參謀。”

小鳳把車子推向小客廳；陈志航目送她走过去。

王司令、吳艦長坐在沙發上，一声不响，神情悒郁。

小鳳走近他們。

小鳳：“喝点什么？艦長。”

吳艦長：“老規矩，白馬。”

小鳳拿了兩個威士忌杯子，放在他們面前，另外又拿了一瓶白馬威士忌准备斟酒。

王司令：“把瓶子放在这里，你出去。”

小鳳推着小車子在大廳外甬道上，陈志航等在甬道那兒，小鳳对他摇摇头，走过去。

陈志航走進小客廳。王司令和吳艦長还在密談。

陈志航：“报告，柯克斯上校到。”

王司令：“那我們去接他吧。”

正廳門口，王司令、白玉霞、吳艦長、陈志航站在那里。

美軍上校柯克斯走過來，和大家一一握手。

柯克斯：“王司令，有件事，我們先談一下好嗎？”他沒有等到王司令的回答，接過來就对白玉霞說：“王太太，你今天晚上漂亮極了，簡直是一首抒情詩。我們有一个完全屬於男人們的問題想先談一下，回头我想請你給我能够和你跳舞的榮譽。”

白玉霞：“关于男人們的問題，我一向沒有興趣，請你們先談吧。”

小客廳。

柯克斯、王司令、吳艦長坐在沙發上密談。

陈志航站在門口。

柯克斯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很大的信封交給王司令，上面用火漆打了印。

柯克斯：“这就是那份江防計劃。你們艦隊的布防任务，上面說得很清楚。这是我們顧問团研究了好几个月并經過你們总司令批准了的計劃。如果你們在实施上还有困难的話，我們顧問团願意提供技術上的帮助。”

王司令：“关于這個問題，我們已經接到总司令的命令了，感謝你們的帮助。”

柯克斯站了起來，拿了一个酒杯說：“讓我們為你們艦隊担任这样神聖的任务干杯。”

王、吳起立，碰杯，大家一飲而尽。

在一家音乐茶室里。

有一二对青年男女在談爱情。

在一个安靜的角落里。林唯实在和陈志航談話，因为是从